



聚遊香江—— 歡慶第九屆世界校友嘉年華會

成功大學機械所55級／周濂溪

國立成功大學世界校友嘉年華會已歷九屆，臺北市校友會第五屆世界校友嘉年華會以後，每屆我都參加。而且自此開始，我都把我的雕塑、油畫搬到大會會場展覽，還每屆都寫文章報導介紹，可見我對成大校友會的熱情，與我對成大的眷戀，我曾寫過一篇「臺南是我的第二故鄉，成功大學是我的家。」在我讀成功大學那個時代，臺南與成功大學對我感觸之深，是不能用言語所能形容的，這次嘉年華會在香港舉行，也是我早已期待的一天。

我與香港有一段不尋常的感情

1987年我接我媽媽來臺定居，必須在第三地（非臺灣與大陸）居住六個月以上，我就請我的姐姐周鳳英、弟弟周桂藩陪我媽媽、在香港基督教平安之家住了六個月，然後請華航協助我媽媽來臺。後來政府開放大陸探親，我因在中山科學研究院工作、屬高級機密人員，暫不能返大陸探親，只能讓我的大陸三等親屬來臺探我，前後四十多次，首先是三個月一次，後來改為半年一次，每人每年可來臺一

次，都是經過香港蔡奕體先生安排食住、買飛機票、機場接送、上飛機，所以我對香港是衷心的感謝，我在嘉年華會特別寫了一篇「永遠懷念此生最難忘的香港一段情」，表示我對香港的感謝。早年我去歐洲、非洲公差，都是過境香港，甚至還在香港住宿一晚，對香港的繁華留下深刻印象，但只是蜻蜓點水。後來去馬來西亞參加成大校友會，在香港停留時間較長，我和高我一屆的同系同學、後來又是同事、同鄉的唐江濤，特別坐地下鐵去蔡奕體旅社拜訪參觀，對地窄人稠的香港鴿子籠式住家，和雙層巴士留下深刻印象。

退休後回大陸探親與去大陸旅遊，必須經過香港轉機，都只是短暫停留，二次從大陸經羅浮和深圳、到香港機場轉機回臺灣，也只是經過而已，沒有機會好好欣賞這顆東方明珠的繁盛和精華。

我是第一個與香港成大校友嘉年華會連絡的人

這次嘉年華會在香港舉行，是我早已期待的盛會，所以嘉年華會一經決定在香港舉行，我就馬上與香港成大校友會連絡，我想把我在臺北、洛杉磯和臺中展出的嘉年華會吉祥物「蝶舞」帶去嘉年華展覽，還同時預備在香港辦一次盛大畫展。

香港校友會的陳培興學長很高興我是第一個與他連絡的校友，也認真考慮我的建議，經過多次的電話連絡與e-mail等通信來往，雖沒有達成我的想法，但香港校友會也有他們的做法，最後我還預備帶幾幅水墨畫去會場義賣。當我到達香港嘉年華會現場，人聲鼎沸、排場

熱鬧達到最高點，根本不需要我這點小小義賣來點綴。我觀察到任何一個節目必須事前緊密連繫協調，甚至還要預習，雖然臺灣、香港相隔很近，展覽作品只是一次搬運就可搞定，但是人員溝通與協調有時就很難盡如人意。

嘉年華會歡迎晚宴

香港高樓大廈林立，但走在街頭上，並沒有壓迫感，車輛雖多，路綫清楚，看起來並沒有那麼擁擠，所謂忙而不亂，就是香港的寫照。臺北市現正在推行都市更新計劃，有些地方可能是借鏡香港。

嘉年華會現場相當寬大，好像很多單位與商店都集中其間，這不是走在香港街頭可以窺見其豹的。偌大的會場，人來人往，擠得滿滿的，萬頭鑽動，來來去去，好像都是熟人，這就是參加校友會的奇蹟，天涯海角，好像鮭魚一樣，都會朝向同一目的地集合，不過鮭魚一生只有一次，我們成功大學的校友至少每兩年就有一次見面的機會，所以總會遇見很多老鮭魚、熟面孔。雖然面孔很熟，但多數都一時叫不出名字，拿起對方名牌一看，才會「啊！」的一聲，「你是X X！老朋友嗎！我們又見面了！」有的真老了，有的還是那麼年青、有活



老朋友們歡聚香港

力。有位美國老朋友還被太太牽着走，我看了不勝唏噓，「真是歲月不饒人！」他還比我小十多歲，我恐怕是大會年紀最大的，下次、也許到不了下次！不過我們要快快樂樂地過每一天，我很敬佩他（她）們對校友會的熱情與厚愛。

酒席一共一百桌，這種盛況真不太多，我和陳培興學長雖然電話通信連絡大半年，但還沒有見過面，在會場轉了幾次，好像很不容易找到，再對照特刊上的照片，還是不那麼好找，最後在大家坐定後，我問一個坐在他旁邊的女士，可能就是他太太，她就指指鄰座黃校長旁邊坐位，這下一眼就認出來了。我感覺到他待人真誠和熱心，還當選下屆會長。

美麗香港一日遊

第二天是香港一日遊。這個香港一日遊，讓我對香港差不多有了較多的了解，當年鴉片戰爭後，英國強迫清廷割讓香港，我看那時英國對清政府還有所畏忌，不敢像日本那樣蠻橫、強索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等地、獅子大開口。

香港實在不大，可用的平地真正不多，又不是當時重要口岸，所以清廷很大方地租借了。坐巴士與地鐵，看香港可用平地非常有限，遠眺香港高樓大廈，可與紐約、洛杉磯等大城市媲美，但縱深小，只是一條長形地帶，尤其站在太平山上低頭下看城區，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拓地、填海與向空中發展的可貴精神。海港廣闊無限，向海上發展是聰明人的想法。

太平山上也有一座「天后宮」，我特別內外轉了一圈，香火鼎盛不亞於臺北市龍山寺。導遊告訴我們，當年英人別墅都建在半山上，是禁止華人上山的。我聽了之後，心想這個



從太平山俯瞰香港

「天后宮」恐怕也是後來才建的，英國人恐怕不會在山上參拜佛教的中國廟。香港現在是不是也禁止英人上山？不過中國人很厚道，對英人、日本人，從不採取報復行為。

海上餐廳

中午在「珍寶海鮮舫」船上餐廳用膳，我們分乘很多小船在港中划過對岸，直駛珍寶海鮮舫餐廳，我又見識到香港除陸地人稠地窄之外，也見識到港灣也是船稠嫌水窄，靠岸邊停靠的船隻就像計程車排班似的一艘緊靠一艘地停着，船來船往也像陸上車輛、一艘跟着一艘前進，完全不輸給陸上交通，所不同的是陸上車輛會排出廢氣，港灣船隻其實排的也是廢氣，可是我們看到的則是兩旁白色浪花，讓人感覺好像有兩排儀隊伴隨，另有一種非常浪漫的感覺。我們的船隻開向珍寶海鮮舫水上餐廳，上了餐廳，我竟發現一點也沒有海上餐廳的浪漫，比陸地餐廳更擠，非常有壓迫感，不過坐定以後，餐廳開了空調，既不怎麼熱，加上陸續上菜，已經有些餓了的我們、早就把擁擠的不快藏之腦後。我仔細研究這種海上餐廳好像是一艘固定停靠的大船，其實還可以造大一

些，如果能開天窗、或兩邊有窗戶遙望外海，我想就會感着比較像在海上。不過也見識到香港人不但往空中發展，更有雄心向海上開拓。

最迷人的夜景

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，也看過不少的夜景，不管紐約海港、巴黎塞納河，倫敦泰晤士河、洛杉磯的墨西哥灣與阿拉斯加海上，還有高雄、基隆與廈門海港，我發現香港港灣的夜景最輝煌、燦爛和迷人。

我們的船在港內環繞一周，好像是在大湖中飄浮，海水微波盪漾，有像深藍色波浪式的地毯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高樓大廈五彩燈光閃爍、跳躍，迷人欲醉，這種五彩閃爍迷人燈光，好像經過專家巧妙安排，有時像黑夜天空閃耀的星光，有時又像一大片山腳上的螢火蟲、盡情賣弄牠們的費洛蒙，有時又像突然一陣閃電、橫掃周圍四周建築，然後又來回表演一次，讓人驚喜、感嘆。坐在我旁邊的香港校友，他原是臺灣的中鋼人，到香港工作以後，每天下班、都在這個華燈初上、最迷人的時候乘渡輪橫過港灣回家，一天的疲勞、煩瑣就隨着拋向九霄雲外。有人問他天天這樣準時看同樣的風景，會不會感到厭煩，他說不會，他每天都期待這一時間、就好像期待著他花枝招展的可愛女兒、站在家門口迎接他一樣。

香港的地鐵很方便

下了船，附近就有地鐵站。香港的地鐵系統看起來很複雜，其實很簡單、方便，只要乘坐幾次，就能領悟其中奧妙，駕輕就熟。因為地窄人稠，幾乎所有居住的地方，附近五十公

尺內就有地鐵站，所以香港人不像臺灣，很少家裡有汽車，也不像臺北市滿街停的、跑的都是機車與腳踏車。

我特別注意香港的小學、幼稚園，都是大門緊閉，一點門縫空隙都沒有，牆上還架設嚴密的鐵絲網，保護得很安全，大約是香港寸土寸金，校園內沒有多少迴旋餘地，不像臺灣每個學校門口都有很大的迴廊或空地。

香港唯一讓我、恐怕也是大多數非香港人不大習慣的、是香港的街道名稱都是英文翻譯過來的，我這個也有幾年喝洋墨水經驗的人都不習慣，何況大多數沒有西洋知識的、非香港人更是難以適應。

第一個打道回府的校友

這次香港舉辦嘉年華會很令人滿意、難忘，但是我參加神州大陸遊卻令我沒有如願、半途而返，原因是我們持臺胞證的、每次進出大陸都要簽證，即使剛由大陸出來，馬上回大陸都要重新簽證，我也知道這個道理，近年大陸已經放鬆很多，很多重要口岸和機場都可以辦「落地簽證」。我是先回湖南家鄉，第一次簽證就用掉了，等到參加校友會大陸神州行，是從香港進入大陸，應該辦理第二次簽證，如果從香港機場飛西安的話，西安機場可以落地簽證，可是這次是去深圳機場乘飛機去西安，經過深圳海關就被攔下來，理由是臺胞證沒有加簽，而深圳當地海關也不辦理簽證，甚至鄰近羅浮海關也不辦簽證，我必須再回香港辦理簽證才能過關。這樣我就被迫放棄西安神州行。我是第一個與香港校友會連絡的校友，也是第一個脫隊、打道回臺灣的校友。這是我的疏忽，錯失一趟大好神州遊玩的機會。